

天涯诗海

五月初五, 请允许我抒情一次

康湘民

今天,不需要刻意记住也不会忘记 八点钟的太阳是一节历史的见证者 我试着走近河边, 时光真的如一块铁沉入水中 时时溅起一片

一尾不知人间冷暖的鱼挽着波浪 牵着我的背影往时光深处游 暮烟太沉 须用你背影里的《楚辞》《天问》 重振翅膀 须用二千年注音一滴滴打捞 你眼眶里愤怒的黄昏

胸藏一束香草,不畏谗,不畏讥 当一个时代不能容忍诗人的正直、才华和热忱 当文不能经邦,武不能安国 王朝的更替只能从无知走向愚昧,从混沌走向悲剧

你决然的一跃,定义了一生风雨 此刻,汨罗江静水深流 五月的河水蓄满敬意 深信,在水中你会用另一股清流把自己打开 而那些悲壮的稻穗仍在用楚方言的韵律温暖冷月

端午的记忆

王洪武

少年的端午 是腕间缤纷的五彩线 是门楣萦绕的艾草清香 是对粽香与蛋黄的满心期盼 是阖家相伴的温热日常

青年的端午 是与玩伴抬杠嬉闹得欢畅 是与良人踏青晚风的缱绻 是对屈原不公的呐喊与痛惜 是人生当立潮头,中流击水的坦荡

中年的端午 是繁忙中时常想不起来的节日 是同屈原一样怀才不遇的心境 是与岁月温柔相处,与自我慢慢和解 是行至半生渡口,进退皆有牵绊

老年的端午 是牵挂故乡的清风 是思念双亲的深情 备好五彩丝线,与软糯粽香 期待着孩子们团聚的热气腾腾

端午·一锅荔枝红

史少东

一叶青,菱角尖 粒粒糯白 青绳系住五月的腰

端午,粽叶垂露 菖蒲悬门 桡手在岸畔,摇醒层层碧浪

母亲以掌纹为尺 裹入红豆与咸香 哼着渔家谣

芦影筛落霞光 鼓点惊起鸥鸟 粽香漫过海岸线

粽叶轻抛 在海面漾开—— 一锅荔枝红

百家笔会

端午,端午 (四章)

石卫东

我常常觉得,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也是来拉我们一把的。让我们日渐粗糙、麻木的心,在听见这些话的一瞬间,想起什么是干净,什么是真诚,什么是藏在日子里的诗意。

粽子

粽子,其实就是大米。或者江米。这些米做成糕,是甜美芳香的。这些米,用芦苇的叶子宽宽地包起来,五颜六色的细绳缠绕起来,就是天地一线。

这样,粽子会更香甜。粽子的香,是历史的香;不需要再有其他传说,就有了故事,而大米成为粽子。

粽子的甜,是历史酿出的蜜,熔铸进大米里的,是屈原酿造的楚辞和浪漫。

把一只粽子捧在手里,剪断线,拆开叶,熟透的大米膨胀,并紧紧拥抱。这是千年历史的颜色和姿势。

粽子满脸微笑。

它远远地望着滔滔流过的汨罗江,它看见江水细流处,鱼儿虾儿游来游去。

粽子荣幸地成为孩子们心中的美

食,它站在江水与历史的交汇处。

粽子满脸沧桑,热泪盈眶;或者满面春风,满脸微笑。

龙舟

有魂的,除了人,除了思想,还有龙舟。

有魂的龙舟,成为舟魂。

万舟竞渡,犹如万箭齐发。舟的速度,取决于龙头,更取决于舟的精神。精神的主体,是人。

人决定着舟的走向。速度,由历史决定。

几千年的龙舟,几千年的人。几千年的纪念,几千年的魂。

人在舟上,舟载人而行。

舟停处,一代英雄无比浪漫。

抱石投江,注定让一个名字壮烈,注定让一代英名魂牵梦萦。

屈原!

人们不能把这个名字忘记,他是龙舟的头,英魂不散。



粽子。蒙海龙 作

楚辞

楚辞无疑是舞蹈着的节奏,或者小雨中伞伞漫步小桥,所有的表达中,它最浪漫。

诗歌或者文字,凝重或者跳跃。我无法说清它属于哪一类,我只能准确说出它蘸着汗水和泪水的情感。

楚辞出自屈原之手。屈原抱石投江之前,就把这篇巨制完成了。

其实屈原的志向并不在此。屈原抱石,是因为无法报国。一个有着雄才大略之人,一个满怀忧民之心之人,报国无门,是多大的悲怆?

屈原毕生都是浪漫的,正如滔滔不绝于耳的汨罗之音。

此时不必讨论用什么方式来表达,所有的文字似乎都是沉寂的。散文的洒脱、小说的跌宕、戏剧的高潮,连同诗歌的节奏,通通都是沉寂的,就像冰封的河水。

而浪漫就像火和温度。它是楚辞

的根与魂。

当沉寂的文字注入了浪漫的因子,所有的文学复苏并跃跃欲试。这无疑是屈原的杰作。

屈原义无反顾,用看得见的现实,表达深藏在心里的浪漫。

又一个端午节到来的时候,我看见龙舟划起了震天的号子。我看见人们一个接一个地传递着粽子。

我看见书里的文字抬起了头,一行行一列列载歌载舞,就像六一儿童节的小学生,童声震天。

涉水

滑翔是着陆前的飞驰,是游刃有余的腾空。

这些船,在水面滑翔,它们体型雄壮,涉水而行,这是民族的魂魄。

这些水,在汨罗,它们始终激流涌动。

五月端午。这春夏交接的美好时刻,从这条江开始。人们目光热辣而炽烈。

没有别的,情绪在流动,就像推动这舟而行的一支支桨一样。这声声号子,律动如足音,这是一长串的历史缩影。

在水面上,在岸边,一代一代的桨声,伴奏着历史,一代一代地长大,一代一代地传承。一些小孩子,忙着唱童谣,桨声和号声都是这些童声听大的。

这舟,是有想法的船。这些想法,滋润着龙的传人。

我们说跃入一条江,这是最基本的游泳动作。壮士去了,他不再回来,他的英魂,一直引领龙舟涉水。

觉得,这就是一种“求索”,不惊天动地,但实实在在。

还有一位乡镇中学的老师,坚持教了三十二年书。学校几次要调他去县城,他拒绝了,理由是“这里的孩子更需要好老师”。他教过的学生中不少人考上了大学,走出了大山,而他始终留在原地,宛如一棵种在那里的树。这样的人或许永远不会被写进历史,但对他们教过的每一个孩子来说,他就是——一座航标。

端午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此。它不只是让我们记住一个名字、一段历史,更是让我们每年有一次机会停下来想一想,我脚下的这条江河,要流向哪里?我心里有没有一座航标,在我迷茫的时候,告诉我该往哪边走?两千多年过去了,龙舟换了新船,粽子有了新馅,但那份“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着,依然值得。

鼓声越来越密了。江面上的龙舟划开水面,激起白色的浪花。每条船上的人都喊着号子,拼命向前。比赛的终点是明确的,但人生的航向却没有现成的标线。好在,水面上始终有光,那光来自很远的地方,照到我们身上,暖意未曾散去。

生活记事

有一株艾草叫端午

周广玲

我对那个传统节日的无限遐想。

端午将近,主妇们把艾草买回家,或是挂在门楣,或是插在窗棂,借着这株草木祛毒避邪,祈求安康。

小时候在乡下,祖母总把艾草和菖蒲绑在一起挂在门楣上。我仰着小脸站在她身后望,风从巷口吹过来,艾草轻轻晃着,一摇一摆和祖母说着无声的贴心话。后来我读书,看到那句“手把艾旗招百福,门悬蒲剑斩千邪”,忽然一下子懂了:这株长在野地的普通草木,藏着从来都是普通人对生活最真诚的向往,求平安,盼顺遂,把好日子一点点攒进烟火日子里。

经过晾晒的艾草,原本的青灰渐渐褪成浅白,香气反倒越发浓郁醇厚。艾草不止有驱邪避瘟的传统寓意,本身还拥有极高的药用价值。乡间的老中医,每到端午前后,就会上山采摘艾草,晾晒后制成艾绒,存起来留作灸治伤病使用。艾草最奇妙的地方,在于它既能外用,也可内服:江南湿气偏重,当地妇人产后一定会喝艾叶红糖水调理;北方天寒地冻,人们也常用艾绒制品来取暖驱寒。

在江南地区,还有把艾草做成吃的习俗。青团里掺入捣碎的艾叶,就成了色泽青碧、气味清幽的青团。初入口带着淡淡的清苦,咽下去后又慢慢泛出回甘,有种说不出的舒适。

艾草的生命力格外顽强,不管是贫瘠的山坡,还是潮湿的沟渠,随处都能见到它生长的身影。哪怕被采摘下来,只要遇水,依旧能舒展开叶片。这份倔强坚韧的品性,倒和端午纪念的伟大诗人屈原有几分相似。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生命刻在骨子里的坚韧与不屈。

又是一年端午至,我买回一束艾草悬挂在门前。阳光顺着叶片的缝隙漏下来,在地上投下一片斑驳斑驳的影子。这株艾草始终牢牢拴着端午的情结,成了我们心底永远不会退却的温热印记。

一盏雄黄,醉尽人间清夏

吕斌

岁岁端阳,人间烟火皆赴佳节。粽叶凝香漫过街巷,龙舟击水渡起清欢,青艾悬门静守安康。在诸多端午风物里,最具古意风骨、最藏烟火温情的,便是那一碗雄黄酒。

古有俗谚云:“端午饮雄黄,百病皆逃亡。”这一盏酒,从来不为纵欲贪欢,而是初夏启幕之时,世人最朴素虔诚的祈福。时序入夏,暑气渐盛,湿气蒸腾,虫豸滋生,疫病易生。古人取雄黄入药浸酒,凭其辛温刚烈之性,祛阴湿、辟秽邪、净尘烦。千百年光阴流转,山河几度更迭,而端午饮雄黄的习俗,始终在寻常巷陌、百姓人家代代相传,沉淀为温润厚重的端午底色。

记忆里的端午清晨,总是被艾草与雄黄交织的清冽气息轻轻唤醒。微蒸天色,家中长辈便取出陈年雄黄,细细碾作细碎粉末,兑入米酒之中。清冽酒液相融微黄药粉,澄澈的酒色慢慢晕开一抹温润浅黄,裹挟着独有的药香,无琼浆玉液的华贵奢靡,独有烟火人间最妥帖踏实的温柔。

年少时不解其中民俗深意,只觉这盏酒色泽清雅、香气独特,总想要浅尝一口,每每都被长辈制止。长辈蘸取少许雄黄酒,轻轻点在孩童的眉心、额间、耳垂与手足脚踝。微凉酒液轻触肌肤,裹挟着淡淡的辛香。长辈口中轻念祈福吉语,那浅浅淡淡的鹅黄印记,便是端午专属的温柔护身符,祈愿除却虫扰、远离疫疾,护佑岁岁安康。

斟浅盏,一盏雄黄酒,浅尝辄止,一口清冽入喉,淡淡药香漫过唇齿舌尖,温润暖意缓缓流转,浸透四肢百骸。这般浅酌,无关酒力,只为顺应时节,敬畏自然。仲夏燥热,疫气易生,一杯寻常雄黄酒,是古人与时节的温柔和解,是普通人烟对烟火生活的美好期许,更是寻常人家抵御尘世风雨、祈盼平安顺遂的质朴仪式。

时代更迭,岁月变迁,世人皆知雄黄性烈,不宜随意入口,那盏萦绕旧岁端午的老酒,便慢慢隐入岁月深处。可每逢端阳将至,那一抹温润浅黄,一缕清冽药香,总会漫上心头。原来端午的雄黄酒,醉的从来不是口舌,不是人心,是四时风物,是绵长乡愁,是华夏千年未改的平安期许。它藏着古人顺应天时、敬畏自然的生存智慧,载着寻常人家岁岁平安、年年顺遂的朴素心愿。

又是一年端午至,我买回一束艾草悬挂在门前。阳光顺着叶片的缝隙漏下来,在地上投下一片斑驳斑驳的影子。这株艾草始终牢牢拴着端午的情结,成了我们心底永远不会退却的温热印记。

美食随笔

外婆的粽子

陈玮佳

临近端午,街上又飘起了粽叶香,超市货架上的粽子琳琅满目,甚至还有黄鱼、皮皮虾的新奇品种。可吃来吃去,最令我牵挂的,依然是早年间外婆包的各式各样的粽子。

记得我孩提时,每年端午前几天,外婆就开始忙碌了。她会吧晒干的粽叶一片片洗净,泡在水盆里,看它们慢慢舒展开来,像一片片翠绿的小舟漂在水面。然后淘糯米、备馅料,灶间里顿时热闹起来。

那时的物质条件不像现在,可外婆总能变着花样,把简单的食材做出百般滋味。豆沙粽是她的拿手好戏。红豆要提前一天泡软,用小火慢慢熬成沙,再加些猪油和白糖翻炒,直到细腻香甜。外婆包的豆沙粽,糯米雪白,豆沙却在尖尖的角上微微透出一抹暗红。咬开一角,豆沙的甜糯立刻在舌尖化开,混着粽叶的清香,让人舍不得大口吞咽。

赤豆粽则是另一番风味。外婆不将红豆熬沙,而是整粒浸泡后与糯米拌匀,红白相间,煞是好看。蒸熟的赤豆粽,豆子已经绵软,却还保持着完整的形状,嚼起来有沙沙的质感,比豆沙粽更多了几分嚼劲。

外婆还会包一种小小的白水粽,什么馅都不加,纯糯米的。剥开来蘸绵白糖,或者浇上她用红糖熬

的糖油,吃起来清清爽爽,别有风味。她说,这种粽子最考验手艺。

我最盼的,还是外婆偶尔才会做的蛋黄粽。她把咸蛋黄对半切开,裹进糯米里。蛋黄的油香渗入周围的米粒,蒸熟后切开,金黄的油心衬着雪白的糯米,香气扑鼻。那时这样的粽子是奢侈品。

端午节前家里迎来了粽子的“年会”。大瓣的粽叶在外婆手里像变魔术似的,七转八绕间,一个有棱有角的粽子就诞生了。三角的、四角的、枕头形的,各式各样。黄昏时分,粽子入锅,添上水,灶膛里稻草慢慢燃烧。一缕缕新鲜的粽叶香和着糯米香,还有各种馅料的甜香咸香,弥漫了灶间的每个角落,再顺着窗口和门缝向外飘散。

等到第二天早上,在土灶上捂了一夜的粽子终于迎来了端午日。掀开锅盖,热腾腾的粽子在经历了汤水升温 and 沸腾之后,粽叶已变成深绿色,尽情散播着清香。迫不及待地用筷子夹出一个,边吹气边剥开包裹的粽叶,或是嫩黄的蛋黄,或是暗红的豆沙,或是红白相间的赤豆,置于古朴的粉彩小碟中,未入口,已让人食欲大开。

如今外婆不在了。那些或甜或咸、或素或荤的粽子,承载着一个老人在匮乏年代里竭尽所能的爱意与巧思,成了我最难忘的端午记忆。

生活记事



一捆鲜艾草。蒙海龙 作

在不老的诗句里,有一株艾草的名字,被世人深情地称作端午。

艾草,这古老又神奇的植物,顺着千年诗行的脉络缓缓流淌,就像岁月沉淀出的精华,年复一年散着悠长的香气。它早已不只是一株普通的植物,是历代行吟诗人笔下不朽的草木意象,是刻进民族骨血的文化象征。

我第一次见到艾草,是在一个初夏的清晨。城郊的野地里,满眼都是青翠欲滴的绿。那时候端午还没到,艾草却已经长得很高了,青灰色的叶片沾着清亮的晨露,越发显得生机勃勃,叶片边缘带着规整的锯齿,整株叶片排布得错落有致,格外有条理。

艾草的茎干直挺直立,像战士挺立的脊梁,茎干上还生着一层细密的绒毛,在初升的阳光下泛着淡淡的银白光晕。我俯下身轻嗅,一股混着苦涩的清香气一下子钻进鼻腔,直透心脾。这气味竟然和我记忆里那遥远的端午气息暗暗重合,一下子勾起了

